



开学第一抹亮色

□金幼萼

轻风吹拂，心也跟着轻轻晃悠了一下。又是一年开学季，校园角角落落都透着一股清新劲儿，空气里飘荡的都是期待的味道。今天，我重游母校，思绪不由自主飘远，飘回那个小小的我，背着一只红彤彤的小书包，一脚踏进学校大门。

那只红书包，是我童年最亮眼的一抹颜色。它是小阿姨一针一线亲手给我钩出来的开学礼物。那时候生活不宽裕，它不光是个装书的兜，更是梦想的起跑线，也是小阿姨钩进里面的暖意。

小阿姨是宁波二院的医生，心灵手巧，生得温婉。尤其是她那双会魔法的手，普普通通的毛线，到了她手里能变出花儿来。细长的钩针在指尖跳舞，挑过来，绕过去，一朵朵小红花活灵活现地冒出来了。书包边儿上还钩着荷叶边，一层一层的，风一吹，真像夏天池塘里的小荷叶在轻轻摇摆。书包里衬着粉色的棉布，摸上去软乎乎的，像清早照进窗户的第一缕阳光，又暖又明亮。

那天，我第一次背上小红书包。嚯！感觉全校的目光，唰一下都盯在了我背上。同学们眼里全是惊奇和羡慕。“哇，真好看！”“哪儿买的呀？”我开心得走路带风，脚底像装了弹簧。海伦·凯勒说，“一本书像一艘船，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，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。”而我的小红书包，就是载着我驶向新世界的那艘最漂亮的小船。

放学回家的路，更是成了我的个人书包展览会。不管是急着赶路的大人，还

是坐在门口唠嗑的邻居，看见我背上这抹红，总要停下脚步，眼睛一亮：“小丫头，这书包真稀罕，哪儿买的？”这时候，我的胸脯挺得笔直，下巴扬得老高，声音脆亮亮地透着骄傲：“是我小阿姨亲手给我钩的！”那份得意，现在想起来，嘴角还忍不住往上翘。

日子像指缝里的沙，哗啦啦流走了。当年那个背着红书包、走路一蹦一跳的小丫头，一转眼，人到中年。也是小阿姨最早查出我身体里的大问题，幸好发现得早，我才得以平安走到今天。

回头想想，思潮翻涌。那时候物资匮乏，人们总喜欢用双手一点一点编织出生活的美。一件东西，从无到有，从线变成包，里面裹着心意、时间和期盼。现在的书包，什么样的都有：五颜六色的、酷炫科技的、简单大气的……一只只精致实用，也装着孩子们五花八门的梦想和盼头。

如今科技跑得飞快，日子是方便多了，可那份亲手揉进去的温度，那份慢悠悠、带着人气的用心，好像也跟着跑丢了不少。那份简单纯粹，对手工造物近乎虔诚的欢喜，和对日子认真，不正是我们这快得冒烟的生活里，最该攥紧捂热的东西吗？

童年的小红书包，一直藏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它让我明白，不管世界怎么变，人心里对好日子的期盼、对温情的念想、对美的追求，是刻在骨子裡的——就像小阿姨当年钩的朵朵小红花一样，永不褪色。

蛙声

□王继军

一日，我与友人去郊外走走。雨后第一天，空气异常清新，还略带一些泥土和野花混合的芳香。气温也适宜，不冷不热。大家边走边聊，时不时停下脚步，或欣赏远处的风景，或拍拍路边的小花。忽然，路边传来几声蛙声，“呱、呱”，这声音既熟悉又有些陌生。久居城市，耳朵总是被汽车的喇叭声、空调的外机声和施工机械的敲打声所充盈，许久未听到这蛙声了。我停下脚步，凝神屏息，循声望去，只见在路旁下面的小沟渠边上，一只半大不大的青蛙，正微微仰头盯着前方看呢。我蹲下身子，想看得再真切些，一辆小车呼啸而过，青蛙受到惊吓，立即跳入草丛中，倏忽消失了。我怅然若失，心口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——原来，这昔日寻常的蛙声，竟成了城市稀缺的馈赠。我不由得怀念起故乡的蛙声了。

我出生于农村，蛙声是我童年和少年最深的底色。谷雨时节，春雨绵绵，浸透了原野，漫过了田埂，家家户户扛上犁铧，披上蓑衣，牵上老牛，将水田一丘一丘翻起、耙碎、打平。冬眠的虫子也被犁铧翻出，喜鹊、麻雀一蹦一跳跟在牛后，美美地享受这“饕餮大餐”。劳作一日，油灯初上时，收工回家，热闹一天的村子逐渐归于宁静，水田如镜，浮萍飘零。可没过多久，蛙声便从水田的某个角落悄然响起，“呱——呱”，刚开始是零星几声，慢慢地，更多的蛙声加入，不多时，便如潮水

般涌出，田野上下汇成一片，犹有千军万马之势。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池塘边的蛙声，总在大雨即将来临之际最盛。池塘水面被细雨点打出无数小圈，一圈嵌着一圈，荡向岸边。水葫芦的叶子沾满水珠，慢慢滚落。此时，蛙声从荷叶下、水草间钻出，一声接着一声，不急不躁，清亮透彻，仿佛是从水底升上来的，又像是从天空落下的。雨后池塘水满，正是钓蛙的好时分。一根细尼龙线，一头系在竹竿上，一头拴上一只小蜻蜓，然后悄悄蹲在池塘边，一边模仿蛙声，一边将尼龙线在水面轻轻抖动。青蛙见了，蹬腿一跃，张嘴就咬。钓蛙人眼疾手快，手腕一提，顺势将它收入篓中。

儿时的暑假，总少不了的一方池塘作伴。盛夏过后，池塘几乎干涸，只剩下几洼浅水，几声蛙声让往日丰盈的池塘显得更加干旱、寂寥。晚饭后，余热渐退，夜色渐暗，带上手电和网兜，循着池塘的蛙声搜寻，不多时便可收获不少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儿时的行为，现在早已禁绝。

后来，上了大学，离开故乡来到城里。二十年间，霓虹闪烁，车水马龙，故乡的蛙声早已掩埋于记忆的深处。偶尔在公园听到几声蛙声，那蛙声单薄，如同叹息。

或许，真正的乡愁不是回望故土，而是在心灵深处留一垄湿润的田埂，让那呱呱蛙声，回荡于心间。

